



碧里雜存

4曾1
515
37

卅七



484
515
37



陳眉公訂正碧里雜存

海鹽董穀碩父輯

樵李沈振鷺譽伯校
王錫福子建

甲辰

按邵子皇極經世斷自陶唐甲辰年即位為始
我

國家萬載無疆之曆自洪武元年戊申即位至



三十一 年戊寅建文元年己卯至四年壬午永
樂元年癸未至二十二年甲辰洪熙元年乙巳
宣德元年丙午至十年乙卯正統元年丙辰至
十四年己巳景泰元年庚午至七年丙子天順
元年丁丑至八年甲申成化元年乙酉二十年
甲辰至二十三年丁未弘治元年戊申至十八
年乙丑正德元年丙寅至十六年辛巳嘉靖元
年壬午至二十三年甲辰蓋自戊申迄茲三歷

甲辰一百七十七年計自陶唐至此共六十五
甲辰整三千九百歲也至嘉靖一百四十七年
滿四千歲

梅梢

梅梢者我

聖祖高皇帝鏖戰鄱湖時御舟黃帽也吳人謂
舟子爲梢子其人梅姓故時云

聖祖御舵樓指麾將士適僞漢有舉流矢相向

者梅梢偶見之急撤御座甫倒于舟中而流矢
及矣利害在毫忽間比之沛公傷脅捫足福孰
隆耶登極後大封已畢獨不及梢時梢老病家
若目已失明時時自數無敢爲之言者他日候
郊天駕回梢令其孫扶之路傍大呼曰
皇帝忘梅梢乎

上大驚曰朕忘之矣即日厚加錫予以其孫尚
公主云余聞諸江寧父老如此鄱湖之塵也僞

漢兵力甚盛我師小却友諒推蓬四顧志得氣
驕二女子捧銀盆具悅以進澡手未畢我郭英
者發一矢中之貫睛及顛而死子理昇屍遁去
遂大克捷乃知帝王有真信天命也英字子興
先用其策兩以火攻僞漢有大功封邾國公諡
宣武

滿江紅

我

聖祖居和陽時欲圖集慶遂與徐公達間行買舟以覬江南虛實至江口適值歲除呼舟人無肯應者有貧叟夫婦二人舟尤小欣然納之曰天晚矣明當早渡且進雞酒具黍情甚真厥明發舟老叟舉棹口中打號千曰聖天子六龍護駕大將軍八面威風

聖祖元旦得此吉語喜甚與中山躡足相慶登極後訪得之無子官其姪并封舟而朱之以故

迄今江中渡船皆謂之滿江紅云

千里草

高皇帝初作孝陵於鍾山之陽因山多鹿禁人捕獵而設孝陵衛於山下特置牧馬千戶所蓋取義鹿馬欲其蕃息耳所既置矣尚虛典守職他日因微行至陵所歸途遇雨偶於民家門屋下憇焉問其何姓曰董氏也

聖意遂註曰千里草馬所宜也卽拜其人爲千

戶以典斯牧至今子孫世掌所印不得而易墻
門每壞官府輒爲之脩云

彭友信

彭友信者攸人也歲貢至京一日

聖祖微行途中相值忽見虹霓

聖祖口占二句云誰把青紅線兩條和雲和雨
繫天腰友信應聲曰玉皇昨夜鸞輦出萬里長
空駕彩橋

上異之相約明日會於竹橋同早朝明日彭果
往候久不至遂失朝已而宣入喜曰有學有行
君子也以爲北平布政使

賢人心肝

南京國子監生常課之外別有進呈文字謂之
進呈冊余初直以爲供

御覽耳後撥歷尚寶司事見一室中充棟皆進
呈冊也詢諸同事者曰子不知其用乎昔

我

聖祖初造寶鈔屢不成將戮工匠匠懼乃妄奏云前代造鈔皆取賢人心肝用於內然後成耳上將信之入以語於

高皇后馬氏欲於文臣內從事後即啓曰以妾觀之今秀才們所作文章即是賢人心肝用之足矣焉用殺

上悅即於本監取而用之鈔遂成因有進呈冊

永以爲例仁人之言其利溥哉

古戰場

南京國子監在覆舟山之陽晉宋以來古戰場也多鬼物人不敢行

聖祖既定都即其地爲太學以鎮之氣象宏大既成下令敢有婦女入門者斬趾蓋欲絕陰類耳

高皇后聞其壯麗欲觀之

上曰不可是不信也遂於鷄鳴山東麓綠崖開道俾后自上望之今石磴猶存焉立法甚嚴敢有誹謗師長者梟首相傳皆云頭門檻下官一員日晷柱下官一員皆當時生理者正義堂西三班第一卓第一位至今無人敢坐云昔有孝子因母病危欲面訣告歸不得遂自剗其肝而死於此六堂之後別翔光哲堂以處四夷子弟遊太學者凡八九千人會饌食鍋二皆徑可入

九尺寬深猶鉅鐘焉或云後因墮一膳夫於內蒸死遂廢會饌砌浴賢池銅爲之底引後湖水徑其中南出俾諸生澡雪又置水磨運機作麵以食諸生今河流幾絕磨盤歸然尚存徒想當時秦淮水勢而已平南號房一帶卽昔之校尉聖祖置校尉於此使檢察士類以故士風克一無敢有顏異之愆者立積分之法監生每考以朱墨爲優劣滿七百圈而後選官出監速者十

五里新在
七
餘年遠者二十餘年多有白首老死不得出監者朝出歷事暮復歸監與今之事體絕不相似矣

舊內

南京舊內在今應天府之左

高皇帝建大內宮殿既成遷居之舊內虛焉他日召中山王飲樂甚卽以是第賜之中山拜謝而出

上乃夜命工作匾刻舊內之門四字厥明將往

懸之未及行而中山辭表至矣

上悅今其前門所揭匾是也中山之純謹而機警如此

沈萬三秀

沈萬三秀者故集慶富家也貲鉅萬萬田產徧吳下余在白下聞之故老云今之會同館卽秀故基也。

太祖高皇帝嘗於月朔召秀以洪武錢一文與

之日煩汝爲我生利只以一月爲期初二日起
至三十日止每日取一對合秀忻然拜命出而
籌之始知其難矣蓋該錢五萬三千六百八十
七萬零九百一十二文今按洪武錢每一百六
十文重一斤則一萬六千文爲一石以石計之
亦該錢三萬二千五百五十四石四十三斤零
沈雖富豈能遽辦此哉

聖祖緣是利息

只以三分

爲率年月雖多不得過一

本一利著於律令者此也沈萬三秀不知其名
蓋國初鉅富者謂之萬戶三秀者國初每縣分
人爲五等曰哥曰畸曰郎曰官曰秀哥最下秀
最上洪武初家給戶由一紙以此爲第而每等
之中又各有等沈乃秀之三者也至今民俗尚
有郎不郎秀不秀之諺云

寶誌公

寶誌公蕭梁時神僧也余嘗於鷄鳴山峇中睹

其塑像臘高貌古筋骨皆露儼如生人非今之
匠工所能爲也詢於故老告余曰今之孝陵卽
誌公之瘞所也瘞傍原有八功德水泉脉甘美
誠意伯奏改葬之乃見二大缶對合啓之端坐
於內髮被體指統腰矣瘞旣遷而水亦隨往
聖祖異焉勅建靈谷寺賜之庄田甚廣仍迎其
像以歸建塔居之命太常歲祭行搢笏之禮焉

孫蕢

孫蕢字仲衍號西庵五羊人爲翰林典籍無書
不讀詩高古坐爲藍玉題畫誅臨刑口占曰鼙
鼓三聲急西山日又斜黃泉無客舍今夜宿誰
家死後

太祖聞知此詩曰有如此好詩不覆奏何也併
誅監斬者又訪駙馬不遇題壁云踏青駙馬未
還家公主傳宣坐賜茶十二闌干春似海隔窓
間殺碧桃花

青蘿祠

宋潛溪太史乞歸時

御製詩二句餞之云白下開樽話別離知君此
後迹應稀太史續之二云臣身願作衡陽鴈一度
秋風一度歸

上悅賜白金緡幣文綺曰與汝作百歲衣也自
是歲一來朝後子燧被誅乃諱迹焉

上命使者取其鐵券太史無所慰勞但云吾用

鐵券何為使者歸奏之震怒賜誅因鍊刀於金
華五日未成決懿文太子驚聞赴水

上馳詔赦之謫戍於蜀終焉夫 塋於青蘿山

以太史衣冠配之山陰王琥題其祠云乞恩曾
許下鑾坡魚水雲龍竟若何一代文章周禮樂
百年盟誓漢山河秋風歸鴈衡陽少夜月啼鵲
劍外多回首故園何處所蕭蕭遺像守青蘿

建文君

白下故老爲余談建文舊事云建文君人皆言其自焚非也實逃也蓋其初誕時以月晦日生聖祖聞之不怡詔免稱賀髫年時

聖祖夜夢內庭左右楹柱有黑白二龍繞之而闔左黑者勝明日偶見燕邸與皇太孫各抱一柱而嬉燕邸左焉

聖心固已疑之稍長因閱御馬出一對句試之曰風吹馬尾千條線太孫對曰雨濕羊毛一片

毡燕邸曰日照龍鱗萬點金

聖心益異之蓋真氣驚人固非凡矣

聖祖已知天命乃封鎖一篋密召太孫諭之曰汝他日遇有大難垂死之際方許開視雖有小穴不可開也壬午歲靖難師至乃開篋有僧衣帽一副度牒一紙剃刀一具而已遂夜削髮縱火焚宮從大隧中出而去有司以自焚奏此其順天知命見機保身不忍以土地殺人隱德可

嘉也至正統中雲南布政使司有老僧華顛杖錫從甬道人至堂南面而立曰吾卽建文帝也今吾年八十彼已傳四朝事既定矣吾有首丘之懷故欲歸耳汝等可爲奏聞因袖出一詩云淪落西南四十秋歸來自髮已蒙頭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長樂宮中雲氣散朝元閣上雨聲愁新蒲細柳年年綠野老吞聲哭未休藩臣因奏送至京舊人皆物故無能辯其

真僞有一老宦者曰吾能驗之請出左足觀焉持其踵悲慟蓋當時宮中侍浴見足底有黑子可識也

朝廷亦善處之獲考終焉

星犯紫微

天心所眷默定於冥冥之中去留之機雖聖人不能測識而挽回按聖政記洪武三十一年五月庚申夜有星大如鷄子尾末有光自天厨入

紫微垣後有二小星隨之至積氣中沒

上以天象示變占北方當有警勅晉燕代遼寧
趙六王日驗之歷代天象若此者邊戍不寧往
往必驗今天象與此正同不可不慎也其應雖
非今歲然二三年間灼有寇邊者宜令軍馬東
西布列各守其地胡人南牧馬勢必盛自非機
智深密晝夜熟籌孰能制之吾老矣難於籌邊
爾等受封朔土藩屏朝廷若不深思倘有失快

非惟貽朕之憂亦爾等安危之所係也噫

聖祖之憂勤惕勵者至矣豈知天命有在變不
虛生玄象之應不在千里之外而在几席之下
乎使覆瓿翁尚在必能知之然亦非人所能為也

聽經樓

我

成祖文皇帝既靖難卽思所以導民於善乃於
都城凡四達之衢必建一聽經樓每夜妙選高

僧於上諷講經義俾臣民咸席地而靜聽之既
遷都百餘年後舊制盡失尚存其一於北門橋
與十廟相近嘉靖初僧復新之雖巋然臨市然
知者鮮也蓋我

太祖高皇帝天縱之質博通三教作養人林儒
風旣盛禪學並興當時若姚廣孝訴笑隱泐季
潭琦礎石諸僧皆高才博學與宋景濂沈士榮
諸學士往復論難各明其道而

成祖繼之表章六經尊信朱子法嚴機新豪傑
輩出雖異教之徒亦皆砥礪振作以自見無有
蠢然游食以厲民者

聖母仁孝文皇后武寧王之女也精通內典在
燕邸時嘗夢白衣大士授以經一卷謂之曰汝
他日當正位中宮誦此可以禦難夢中誦之一
遍覺而書之凡數千言不遺一字遂命之曰觀
音夢感經自製序文宣入大藏余嘗得而伏讀

之潔淨精微深入三昧不減圓覺諸經信非神聖不能爲也後

聖母端坐而逝

獻陵嘗有御製記之云

碧峯

余昔於京師大興隆寺觀少師影堂卽姚廣孝祠室也頂相一軸人物魁梧雄偉信豪傑哉聞諸其徒之老曰廣孝故元臣也元末削髮爲僧

於蘇之承天寺其兄碧峯長老戒行甚高洪武中徵天下高僧以輔諸王廣孝有用世之志將應詔碧峯苦勸止之不從旣而佐

成祖靖難遷都北京碧峯思之往訪焉旣見厲聲訶責廣孝事之甚恭謹或有以其語聞於

上者怒欲罪之以廣孝在未發乃

勅廣孝公差於外始

御鞫之具以實對無惧容

上曰汝號碧峯必煮不爛者曰然命以甑蒸之
經一日夕無傷也乃下之獄逾年而廣孝始還
暇日從容以請

上曰朕固忘之卽命宣入至午門跣跌於地不
肯入曰業緣盡矣又奚見爲雙玉筋自鼻中出
長尺餘遂化去卽命龕置禮葬西山仍命舉朝
送殯後廣孝官至少師命之蓄髮還俗不從如
其志卒與碧峯合葬西山云余又見上海士人

談田謂余曰碧峯北行時戒其徒曰明年某月
某日吾有大難汝等當於佛前圍坐各持楊枝
水洒地誦大悲咒三日夜則可免矣慎無忘也
其徒如戒果應蒸時云蓋在國初多有異人如
周顛仙之類信非妄也廣孝配享廟庭聞近年
已斥去之矣

石刻先兆

先師陽明公旣平宸濠乃正德庚辰正月親書

鑑于廬山石壁其詞曰正德己卯六月乙亥寧
藩宸濠以南昌叛稱兵向闕破南康九江攻安
慶遠近震動七月辛亥臣守仁以列郡之兵復
南昌宸濠還救大戰鄱陽湖丁巳宸濠擒餘黨
悉定當是時

天子聞變赫怒親統六師臨討遂俘宸濠以歸
於赫

皇威神武不殺如霆之震靡擊而折神器有歸

孰敢窺竊式昭

皇靈天下已定嘉靖我邦國凡百二十餘字越

明年辛巳

武宗晏駕

今上皇帝入繼大統又明年改元嘉靖先師石
刻實先兆焉長發其祥出於無心此何異漢之
公孫病已實天保之所在也

連子弩

高皇帝削平群雄兵器利有所謂襄陽砲者
止攻姑蘇一用餘不復事其製以木爲架圓石
爲砲重百餘斤發機用數十人激而上之入土
七尺又有連子弩者最爲利器天下既定卽收
藏之不以示民已卯歲

教皇帝幸南都得於內庫甚喜方詔如式製造
而權臣江彬者夜已私造數千張矣不軌之志
何如哉遂流傳於民間余嘗於江都見之其製

弩面有匣隨弦上下中藏十年僅上有鐵挽子
挽匣使卻則弦隨之內墮一矢於弩面及機則
弦發而矢往復挽如前相繼連發盡十矢在斜
那間全不用力又不費工夫比之凡弩有十倍
之易也或曰諸葛武侯所遺云

本朝超越前代

程伊川謂宋家超越前代者五事余謂我
朝超越前代者畧言七事而一統之盛尤自古

之所無也是故漢呂臨朝唐武易姓趙宋雖多
賢后猶有垂簾之失國家歷

九朝椒房不預政事內廷甚正一也夷狄之患
自漢以來和親致幣不知紀極

國家廓清驅逐之後遂絕其源大限甚明一也
人君即位謂之元年無再元之理其弊自漢文
帝始後代多因之至一君有十數元者無謂之
甚我朝列聖相承只以一元紀世老成正大

無誇侈變更之心三也黨錮之禍漢以之亡牛
李洛蜀何代無之

國朝百八十年多士一心無復朋黨四也古者
名不偏諱臨文不諱惟致謹於君上之前耳後
世忌避太甚極爲可惡名晉肅而不舉進士姓
石昂而改呼石昂片言隻字無心獲罪者不可
勝舉我朝惟進

御合避外一切皆畧之士風稍古五也前代殺

人無忌雖平居盃酒之間動以人命爲戲如王
愷飲客日殺美人徐知諳鳩弟貽禍伶者其他
快已欲復私讐雖當盛世漫無法度
我

聖祖在御先出五刑酷法後申大誥三編明著
律令使之趨避故雖位極人臣無敢專擅殺戮
太平全盛人有所恃而無恐六也前代皆有官
妓雖張禹大儒後堂女樂而謝安之風流杜牧

之狂狎縉紳以爲美談至於有宋士習稍還而
此風不變我

朝一革遂盡始無寄假之醜七也

金大節

金大節者吾邑澉浦鎮人也洪武初爲鄉老人
國初重老人之選必推年高有行者爲之天下
官員二年朝

覲則老人亦與焉大節之往覲也侵曉出門行

里許欲登廁有鬼自廁中出指大節曰此人好一箇金肚皮忽不見大節甚憂怖曰此行必腰斬矣既入朝

上問曰今天下盜賊平否耆民無敢答者獨大節抗聲曰捕獲已盡惟恐復生

上異之卽擢爲知府果腰金云其居與余家隣比余兒時尚及見其孫名基者基死遂絕

賈萬戶

賈萬戶者名銘字文鼎元時海寧富家也儒業行藏悉載伊譜不能備錄劉伯溫先生未遇主時漫游海上嘗止於其家亦有意于銘也久之知其無成遂不言但爲之擇一牛眠地于尖山之麓與工之日文墨名士若山陰胡隆成崇德鮑倫等皆在座忽大風起吹金箔一片止其梁上伯溫曰汝家世世金帶與國同休後高皇帝龍興銘之子以汗馬功一于河南一於

臨山衛各爲指揮子孫世襲迄今焉銘後壽至
百有六歲晝寢夢更緋公策雄騎西往遇一女
子乘金碧輿侍從甚都出輿拜曰妾自月宮來
送彭祖殯前之新塚卽彭墓也公宜就觀之言
畢而寤門外適報青田劉先生題壽山福海圖
寄公爲壽其詞曰吾聞軒轅之國乃在大海之
中央其不壽者八百歲壽者乃與天地同久長
樓臺縹緲造雲漢赤日繞戶扶桑涼玉泉之水

清以香瑤草之味如瓊漿洪厓有時來環珮聲
琅琅鳳鳥自歌鸞自語青蜺連蜷白雲舞淋漓
豹鬣浮縹觴璀璨錯金盤薦鱗脯耳聞楚水泣皇
英眼見商郊塋彭祖琪花生樹宵有光東風入
律春茫茫春茫茫樂無極青離夜夜月中來廣
寒嫦娥寄消息錦覽畢曰夢與詩符吾將已矣
越三日而卒

姤其

姑某者海寧衛前所軍士也景泰初鄧茂七者
反于台州姑某實從征焉戰敗被傷而逃自匿
於積屍之下夜半見燈火熒煌訶道而至乃一
神官也據簿點名驗屍至姑某曰此人乃板閘
之數豈應死此遂去天明逃回固無恙恒以告
人後十餘年運糧至淮安板閘墮水死焉本所
千兵陶簡松告余者姑音綽忘其名

牛舞

李西涯程篁墩二公在

英廟朝俱以神童薦時程九歲李七齡耳

上面試之先出鶴鳴二字程對以龍躍李對云
牛舞

上命中使問曰牛如何會舞對曰堯舜在上百
獸率舞牛何獨不舞

上大異之出對曰螃蠏渾身甲冑程對曰鳳凰
遍體文章李對曰蜘蛛滿腹經綸

上曰此兒宰相器也又出對云鵬翅高飛壓風雲于萬里程對曰鰲頭獨佔依日月于九霄李對云龍顏端拱位天地之兩間

皇情大悅即皆廩于翰林後李以天順甲申二甲第一程以成化丙戌一甲第二程竟為典試所累而李功名壽考終焉

南岳碑

南岳岫嶠山碑神禹治水告成之文也昌黎集

中有千搜萬索之嘆則其湮沒久矣且岐陽石鼓退之尚以羲娥之遺為孔子滅况此虞夏之書乎嘉靖丁酉余于白下新泉書院睹焉蓋其泉宗伯刻之貞石譯以楷書然後可識凡七十
七言始以承帝曰嗟終于鼠舞徵奔未有隸書
帝禹刻字想秦漢間人所增刻者亦佳甚蓋
山崩得于碧雲峯下泯滅數千載一旦出我大明之世固為是碑喜而重為尼父憾云

承發房

余嘗於禮部承發房見壁間一詩不知何人作亦無題評味之必蜀人有辦事者寄于之詩也雖雜之少陵集中亦不能辨人品其可以資格論哉錄其詩曰骨骼今年異衣裳昔日殊讀書須努力寫字莫胡塗白水翻三峽青山出兩都吾衰竟何以賴爾得相須

周溥

烏程周溥者庠生也成化初人有姊被選入宮嘗有詩寄溥云一自承恩入帝畿難將寸草荅春暉朝隨步輦趨丹宸夕侍鑾輿入紫闈銀燭燒殘空有夢玉釵敲斷竟無歸年來望汝登雲路同補山龍上袞衣溥後以貢仕至別駕

朱靜庵

自漢以下女子能詩文者若唐山夫人曹大家立言垂訓詞古學正不可尚已蔡文姬李易安

失節可議薛濤倚門之流又無足言朱淑貞者
傷於悲怨亦非良婦竇滔之妻亦篤於情者耳
此外不多見矣我朝成化弘治間海寧朱靜庵
者周汝航妻博學高才福德兼備壽考令終遺
文垂後才識純正詞氣和平筆力雄健真閨門
之懿範女德之文儒也所作甚富不能悉錄聊
紀數首以見之游仙詞曰洞天春暖碧桃芳瑤
草金芝滿路香吹徹玉笙天似水笑騎黃雀過

扶桑秋日見蝶云江空木落鴈聲悲霜染丹楓
百草萎胡蝶不知是身夢又隨秋色上寒枝長信
秋詞云長信深沉天路遙玉階露濕宮袍不辭
團扇輕拋擲雙燕俄驚別舊巢明妃云玉容憔悴
向胡天鵲黃金誤少年堪笑君王重聲色冊
青不畫夢中賢虞姬云力盡重瞳霸氣消楚歌
聲斷此難招貞魂化作原頭草不逐東風入漢
郊金陵懷古云石城風起浪聲齊六代興亡動

卷五 雜存
客思吳苑落花啼杜宇宋臺荒草走狐狸殘香
猶染胭脂井遺恨空傳碧月詞誰道鍾山佳氣
歇真龍又見起鍾離題虞美人云楚漢不兩立
苦戰民力疲君王惑反間腹心生嫌疑亞父已
謝病龍沮仍喪師威望日已挫壯士日叛離鴻
溝定界分收兵歛旌旗釋彼妻與父恩義何忍
欺幡然背盟約匹夫猶不爲陰陵迷失道天亡復
何辭空歌拔山力蓋世功業衰美人起長嘆向

劍攢蛾眉寧甘刎頸死肯事忘親兒芳魂逐君
去雖兮竟何之烈烈貞婦心千古名不墮讀霍
光傳云武帝果明斷付托真得人偉哉霍子孟
功與伊周倫曾孫踐天位相業益忠勤精誠貫
金石大義驚鬼神牝晨失剛斷子禍成殺身赤
族一何慘孝宣胡不仁元勳覆宗祀何以懷人
臣申韓不足法王道誰爲陳乃知元始後舉國
皆頌新

周雲宗

周雲宗者成化弘治間人也有神力能隔牆擲馬又獲神劍可以屈伸仗之作耗於太湖中官兵捕之不能得一日束身歸罪曰吾今自詣母苦斯民爲也遂三木下獄一夕視之去矣惟枷扭存焉後竟不復見嘗入山遇龍龍蜿蜒逸入石壁雲宗執其尾以劍截斷之霹靂隨下復急走獲免余嘗讀博物志有菑丘訴者以勇聞於

天下過神淵飲馬其僕諫之不聽飲之馬果沉訴拔劍而入三日三夜殺三蛟一龍而出雷神隨而擊之十日十夜眇其左目觀其雲宗可也

擾龍

按左傳龍見絳郊魏獻子問於蔡墨曰吾聞蟲莫智於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智信平對曰人實不智非龍實智昔有飄叔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嗜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

蓄龍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封

諸龍川豢夷氏其後也故帝舜氏世有豢龍及有夏孔甲擾于有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各

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獲豢龍氏有陶唐既

衰其後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

食之夏后嘉之賜氏御龍以更豕韋之龍一雌

死潛醢以食夏后后饗之既而使求之而迂於

晉縣范氏其後也夫物有其官宿其業其物至

若泯棄之物乃坻伏蔡墨之言如此則上古之

時人能馴龍可知故游於宮沼而滌流於庭至

戰國時尚有傳屠龍之技者後世德薄術疎龍

不相接反疑古人之虛誕淺之乎其見哉嘗觀

吾邑有陳山龍湫之碑宋紹熙元年大旱知縣

李直養走龍湫祠之俄有蜿蜒舉體金色見神

座上直養迎揖即循左臂而上巾幘因置奩中

以歸出四龍子如粟闔境驚異閱三日大雨沾

洽乃真蜿蜒并子于石頃之俱無所見詔進龍

君爲廣惠淵靈侯龍復見於殿自空而下其大
如柱光彩奪目觀者震悸其答如響也我

太祖高皇帝初起義兵禱于神祠有龍見神座
上卽以帽收之後征友諒龍挾御舟西上上
親爲文記之則龍不難致惟德斯應蓋昭昭矣

姓氏

伊川先生嘗言姓氏有極蕃衍者有極少者此
不可曉愚謂此物理也觀之草木可見五穀五

木之類天下萬世相同其餘各自土之所宜乃

至瓊花只一本遂

至

絕姓氏多寡推此可見余

嘗註千家姓其間異姓極多餘於傳記偶有所
得卽錄其人以實之然千家姓所不載者亦多
矣如追喜斐豹裂儒梓慎杞梁犬華仲上之登
哀駘佗皆春秋人尋穆涅浩輸焚破石親肥公
玉帶邴屠洛皆漢人地萬去居岸挺肉念僧疆
可敬容叱羅通皆東晉南北朝人吐萬緒隋人

卷中雜在
三
寵忠靜壽孫唐人衷愉刺羽五代人斗蓋哈珊
志能月彥明皆元人使儀色容院賓底蘊鏡賜
撒祥汴融陝茂浙興順境革從時皆本朝進士
若此皆不載者也而姓名俱複者美門子高闕
穀於菟落姑重異安國少季宗正珍孫闕門慶
忌公上不害沮渠蒙遜昭涉掉尾公戶滿意游
水發根句龍廷實青陽夢炎答祿與權皆四字
者也

鄧杞

鄧杞字真甫温州府學司教也余憶丙子歲計
偕北上會同年葉成規出其所為詩一卷皆豪
邁竒古止憶其一絕云三入都門尚舊官新豐
客子布袍寒當時只為高堂計寧得高堂幾日
懽今三十年矣且彼之親祿養但不久耳而余
之高堂竟不獲沾遂成終天之痛於乎尚忍言
哉

天體

渾天之說古今皆以爲日入地下西沒東生余嘗閱西方之書有曰地種之上有百億須彌山各有大海環之今此中國乃一須彌間地耳一須彌居一海中分四洲焉其南謂之瞻部洲阿耨耨山主之卽崑崙山也中國乃瞻部東南一彈丸耳日月五星皆繞須彌之腹而一周焉非實有晝夜也光之所及則明山之所障則暗北洲

之日午爲南洲之二更東西亦然故四方無定位十二時無定辰皆自人所見而名之其言如此固荒唐宏濶世所無稽然今人謂日入地中亦豈有所稽乎余嘗疑於是及觀浚川王先生雅述言北極在天之中中國在天之南日月周行其光有限故光到處則爲晝不到處則爲夜常常在天莽入地下以南而推三方皆然矣日之正午杳無定端各從得明得暗之中以爲午

位古有周髀之法言天如覆蓋日月繞蓋緣而行惜乎其法不傳矣列子以天傾西北地不滿東南亦非大觀之見日月星辰恒在天也人遠不及見如入地耳論衡曰日不入地譬人把火夜行平地去人十里火光藏矣非滅也此語甚真崑崙山地中極高之處故山南之水皆入南海三方皆然中國當崑崙之東故江淮河漢皆入東海乃云不滿是知其委而不知其源也邵

子以天地自相依附夫天乘氣機自能運立非藉乎地地在天內豈能繫屬乎天惟釋氏謂風輪能持水輪水輪能持大地此論勝於邵子但言風而不及天爲未盡耳天之轉動氣機爲之也虛空卽氣氣卽機浚川此論殊爲精到真有先儒所未及者然天無體太空而已其轉動者性也動則自然生風自然成形皆不得已然耳謂天乘氣機恐亦未盡大抵如渾天之儀則天

形當如紡車如周髀之法則天形當如磨子二
說未知孰是

形氣

康節先生嘗有天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氣
其形也有涯其氣也無涯之說程子歎之曰平
生惟見周茂叔論至此愚謂康節之言引而未
竟故先儒皆不得其意以爲天內只有一地故
疑天無窮而地有限誤矣今敢加一轉語云惟

氣也無涯故有涯之形亦相與無涯則盡之矣
蓋地外有水水外有地地外又水水外又地氣
蒸成水水聚成土土載於水水浮於氣所謂天
一生水是也故氣無盡地亦無盡有涯云者自
四海之內一地言之耳而四海之外人力不能
通者其地可勝言哉漢儒之言曰中國謂之赤
縣神州中國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謂之九州
則有裊海環之裊海之外復有大瀛海環之淮

南子曰九州之外有八寅八寅之外有八紘是
皆推測之論實有其理但無其名耳惟佛氏比
之微塵數世界海斯則善形容無窮之意莊子
曰六合之外聖人存之而不論存之者默識也
不論者不容言也晉紀瞻亦曰其理極盡無復
外形得之矣四方如此上下亦然惟象山先生
反而求之心之無際而始盡其理此又至妙至
約超越千古之談也

黃田碑

春秋書吳子使札來聘胡氏傳曰何以不稱公
子貶也辭國而生亂者札之爲也故因其來而
貶之以示法焉愚意如胡氏之說則聖人之刻
核亦甚矣雖張湯之筆何以過之且札在春秋
一孤鳳耳聖人獨不能爲賢者諱吾恐天下無
全人而聖人求備之意乃更深乎札之墓今在
江陰黃田山下仲尼爲題其碑曰於平有吳延

陵季子之墓十字見存大濶徑尺但剝落殊甚
嘉靖初丹陽縣尹某模勒新碑立於陳少陽祠
前聖筆大書豈易得哉去之二千年矣遺墨爛
然優崇於墓道而深貶於春秋吾恐聖人不如
是二三其德也

馬肝

漢景帝時有黃生者與轅固爭論於帝前曰湯
武非受命乃弑也人臣不能正言臣固曰尊天

子反因過而誅之代踐南面非弑而何固曰然
則高祖伐秦卽位非耶於是帝兩解之曰食肉
不食馬肝不爲不知味蓋言學者不談湯武亦
不爲愚也遂罷是後諸儒莫敢明言受命於弑
者愚謂馬肝有毒食之能殺人湯武伐暴救民
固元元之梁肉也然開萬世篡奪之源謂之馬
肝帝亦知言哉邵堯夫登樓吟曰誰將酷烈干
般毒化作恩光一派深惆悵先民不復見更憑


高閣一沉吟意亦至矣

几

今世之椅桌不知始於何時古人席地而坐其坐以膝卽今之跪也但人授一几倦則憑之几形稍彎三足而內向漢管寧常坐一木榻積五十年當膝處皆穿則漢時固皆以膝晉庾覲醉憤墮几上以頭就几穿取則晉尚席地齊武陵王暉嘗侍晏醉伏地貂落肉盤帝笑曰肉汚貂

對曰陛下愛毛羽而踈骨肉帝不悅可見朝時尚席地坐也椰子厚有斬曲几文則疑唐時尚然今世已不知几爲何物矣古人旣危坐于地則列食於前艱於俯取故爲籩豆使其高耳每種必出少許置之豆間之地以祭始爲飲食之人此皆古製以施於今則泥矣宜我聖祖於宗廟革去籩豆而用盤楪也

刀圭

按晦翁感興詩刀圭一入口白日生羽翰然學者皆不知刀圭之義但知其為妙藥之名耳嘉靖十四年八月晦日忽悟刀圭二字甚通快不知古人亦嘗評及此否前在京師買得古錯刀三枚京師人謂之長錢云是部中失火煨燼中所得者其錢形正似今之剃刀其上一◎正似圭璧之形中一孔即貫索之處蓋服食家舉刀取藥僅滿其上之圭故謂之刀圭言其少耳

刀即錢之別名布也泉也錯也刀也皆錢之類也但無年號款識殆漢物乎

沈趙夢徵

趙文憲者廣西舉子也嘗司教于常之靖江與江陰舉子沈天麟交嘉靖戊子秋趙夢已中式居第九沈中第十二晨馳報焉沈北行舟中夢已果中榜矣送一綵帳至家大書一利字於上覺以語趙二人懽相慶也既而已丑會試趙以

初九日失格被斥沈以十二日失格被斥蓋二
場論題出人臣懷仁義以事君誤寫作懷利以
事君也且在隔歲之前而所斥之日所命之題
鬼神已先知之茲非定數矣乎

飛越峯

洪武四年平蜀明昇銜壁山降因獻馬通體白
色首高八尺長丈餘春月游化於養龍坑得之
乃龍駒也不可控馭詔祀馬祖然後用之囊沙

四百斤壓而乘於苑中久漸馴習將行夕月之
禮於清涼山乘之如躡雲一塵弗驚賜名飛越
峯繪形藏焉學士宋濂爲之贊余因思嘉靖初
年吾鄉海濱地名宋亭民朱黼家牝馬夜產駒
家人驚見滿廐有光起視正見駒目開合如炬
以爲恠也急擊斃焉厥明視之遍體毛皆成鱗
甲之形蓋曰牧於海上沙場信龍種也物之幸
不幸有如此

板兒

四方風俗皆本於京師自古然矣故有廣眉高
 髻之謠吾鄉自國初至弘治以來皆行好錢每
 白金一分准銅錢七枚無以異也但揀擇太甚
 以青色者為上正德丁五余始遊京師初至見
 交易者皆稱錢為板兒恠而問焉則所使者皆
 低惡之錢以二折一但取如數而不視吾否人
 皆以為良便也既而南還則吾鄉皆行板兒矣

奸錢遂閣不行不知何以神速如此既數年板
 兒復行揀擇忘其加倍之由而仍責如數自是
 銀貴而錢賤其機亦始於京師三十年前吾鄉婦
 女皆窄衣尖髻余始至京見皆曳長衣飄大袖
 髻卑而平頂甚訝其製之異也還鄉又皆然矣
 余素不識蝗嘉靖八年於京師慶壽寺見一宦
 者晨至手持一虫云不知何名近日生於宮中
 甚多余觀之殆類吾鄉所謂蚱蜢者但稍大耳

比南還而淮南北皆蝗矣舟爲所阻至不可行
南至家而吳浙皆蝗矣江南有蝗未之前聞實
助於此氣之感召捷於影響有如是夫

論斛

齊民要術後魏時書其言一石註云當今二斗
七升此不可曉然考魏時長安童謠云百升飛
上天是以百升爲一斛則魏所謂斛正今所謂
石也魏所謂石今時無此制也今官製五斗爲

一斛蓋取其輕而易舉耳實當古斛之半也今
米一石重百二十斤正合四鈞爲石之說

論里

今以兩足平移一十二步准是五弓蓋一步准
二尺五寸也六尺爲一弓五六則三丈也凡八
百六十四步是爲三百六十弓是爲二百一十
六丈是爲一里

論畝

畝法古今不同漢書鹽鐵議曰古以百步爲畝
漢高帝以二百四十步爲畝今時俗語云橫十
五豎十六一畝田穩穩足蓋以十五乘十六正
是二百四十若古之百步以今弓准之則其一
畝當今四分強耳故后稷爲田一畝三畝廣尺
深尺是橫過一弓直長一百弓也占之一夫百
畝當今四十一畝耳播種之區一畝三畝通計
百畝二十丈闊六十丈長耳傳言顏子有田百

畝信乎其貧哉

論尺

按家語孔子云布手知尺布指知寸舒肱知尋
蓋用手拇指與中指一又相距謂之一尺兩臂
引長剛得八尺謂之一尋中指中節上一紋謂
之一寸蓋中指有二橫紋准上一紋也后世營
造尺始准中紋但不知始於何時宋儒以爲本
於仁宗中指中節恐未必然若以古准今每尺

當今七寸分七耳今以拇指與中指自臂腕一又盡處謂之尺脉此亦可驗然程子又言古尺僅當今五寸五分弱則文王十尺當今五尺五寸六尺之孤當今三尺三寸梢七寸當今三寸八分強而已不知其異於家語者何也然文王五尺五寸可謂短矣恐還准作七尺七寸者為是

白沙詩識

白沙陳公甫先生當成化弘治間以道鳴於廣

中為嶺南夫子時李士實憲廣東常從先生讌游玉臺之下他日先生與世鄉閒談兼東若虛二律存於詩集蓋自先生歿後以至正德己卯之變約三十年而士實從逆詩詞規諷宛然若合符節殆至誠前知耶抑偶合也其詩曰風光隨處可憐生共把閒愁向酒傾今日花非前日看少年人到老年更秦傾武穆憑張俊蜀取劉璋病孔明萬古此冤誰洗得老夫無計挽滄溟禮

樂猶存兩生至今聞者尚心傾乾坤已正高皇
魯統制還思霸業更事機每向忙來錯山色偏於
雨後明枕畔白雲間一片直從南斗跨東溟

星異

熒惑者七政之一非慧孛比也然星家多忌之
若宋景公時守心姚興時出東井唐德宗時守
歲符秦時宋理宗朝皆犯南斗則中國往往有
事昨甲辰四月熒惑初見於箕斗之間說者謂

揚州之域有災既而大江以南麥果無收吳蚕
盡死六月一日正入斗中迨半月始出斗口漸
稍遠矣七月初復入斗中數夕乃下而出直至
九月始遠凡百五十餘日而兩犯焉于時大旱
米價昂貴民不堪命從前所無苗皆蠶死民大
失望糞多力勤人事愈盡者被災愈甚顆粒全
無此又自古所無之變也犯斗之效蓋彰彰矣

人異

譚紫霄化書有曰至淫之極男化為女至暴之極人化為虎愚按魏襄王十三年魏有女子化為丈夫漢獻帝七年越雋有男化為女宋文帝元嘉二年燕有女化為男宋徽宗時女子生鬚男子懷孕皆人異也弘治初吾浙蕭山縣有陳二者嘗為耆民人呼為陳三老人一夕化虎惟一髀不變入山為害人有遇之者呼三老官拜而懇之即捨去正德間蘓州吳縣有男子孔方

者一日忽聞空中呼其名遂懷孕而生人時高安朱侍御實昌巡按蘓松以災異聞大意以為男子生人古嘗有之然未有出於畿甸之內者實大變也嘉靖初余姻家陳古涯瀛知福之漳浦縣境內有衛氏者妯娌三人皆不孝甚一日雷震一聲化為牛羊犬三物惟頭面不變雷神立於空中觀視良久而後隱三物見人不能言惟垂淚陳乃圖形刻板詳述其事散於四方後

陳解職歸年餘縣中人有來謁者曰三物已死
其二尚存其一云

陳世章

陳世章者以易經補邑庠子弟員嗜酒尚氣人
皆以狂目之然性直而質敏余獨與之善也生
子曰乾今亦庠生嘉靖乙酉世章醉死四年矣
吾友蔡時信者處其堂兄茂才之塾時乾亦從
游他日時信與諸生扶鸞召仙降者乃朱晦翁

也眾皆驚愕羅拜質以易經所疑十餘條一一
剖析詳明益信無疑也已而忽書曰時信汝以
色病我以酒亡眾方疑駭又書曰陳乾兄過來
眾笑始悟其爲世章也余因問陰世所謂地獄
者有諸曰有然則公何以在此曰我無罪者不
往也又問輪迴有諸曰有然則公當何如曰三
年後在光澤徐知縣家范氏爲男鸞旣退諸生
乃紀其言於壁次日乾出其所遺書書昨所剖

析皆其存日親筆題意也後三年吾邑有徐豐
厓先達以遂州學正遷光澤令歸而移居無子
孕將育矣夜有遠客至門徐亟出迎乃一冠帶
者曰吾陳姓聞公新居故來耳覺而異焉遲而
子生彌月以夢語人偶陳氏諸彥昔之召仙者
聞焉曰噫徵矣為言其詳及所同見者厓未信
以問於余余曰不謬壁記尚存可質也厓嘆曰
有是哉蓋召仙時徐尚為學正因名其子曰應

陳云

陸儼山

陸儼山祭酒深嘉靖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一
日以疾終經一日夕木煥復甦自言曰初見一
吏人相請至一大衙門主者出迎入後堂坐定
命取祿壽簿來檢之曰公之功名富貴美矣但
平生有短行者三事故折公壽算今盡於此矣
尚有三日且請還復送出門適見拘繫一罪人

至乃儼山弟也因言於主者主者卽命放之曰
汝且去與老先生同來遂甦時其弟亦久病果
越三日同時而卒

人面瘡

按醫書言人面瘡云是袁盎晁錯之寃諸藥不
効以貝母啖之遂愈正德丁丑臨淮貢士彭鏞
邀余飯有神樂觀陸道士者在座老矣當時失
問其名彭指之曰陸公少時嘗生人面瘡余因

問之答曰年十七時夜與本房老僕忿爭毆之
死馬房後地曠而風烈吾師急聚薪焚之天明
無知者十年後足外腫發毒成瘡瘡口似唇而
有舌無齒能言曰我卽僕也我今安在且索酒
食但開口言時必大痛垂絕口閉復甦飲之以
酒則四周皆紅啖以脂膏亦能消爍食畢則閉
疼乃稍可但流濃血不止每日一度或二度其
發無常極受苦楚貝母亦不能療如是者一年

忽七日不言以爲將瘞矣有兄在牛首寺爲僧
行往訪之在寺幾半月忽復言痛絕尤甚曰我
纔出數日汝卽避我使我尋之苦也雖然究亦
解矣汝明日下山遇一樵者可拜求治之明日
果遇樵者懇馬樵者厲聲怒曰業畜敢言我也
去半夜療汝忽不見恍然回觀夜夢金甲神人
寄掛赤心忠良四字謂曰藥在案上可煎湯服
之以左手持藥查出水西門外第二十家門首

有婦人潑水者卽乘于道而返覺起視案有物
如亂髮而無端遂如戒果見婦人乘之歸瘡遂
愈自後屢探本婦竟亦無他不知此何故也陸
時自出其足尚有微痕可驗云

朱府君墓銘

按五代史紀吳越國王錢鏐歐陽公得其封落
星石制書稱寶正六年辛卯始知其嘗改元餘
皆閉而不見余家舊藏武原志內載土中所得

朱府君墓銘則知尚有寶大二年在甲申乙酉
歲又自稱爲義忠國惜歐公不及見耳作者謝
諤卽其所言可考見當時吳越尊王效順之意
使歐公而見必當以備列傳無疑今錄其畧於
此府君諱行先字蘊之吳郡人也遠臂蕪領完
備將才始隸職于建寧高公所在征討有功霎
守用爲心膂自渤海公厭世高禮亂行君奮臂
一呼率衆歸國時天下都元師吳越國王親統

全師撫寧郡縣君遂以功累封協力勤上佐正
匡國功臣加右僕射靜海鎮遏使君在鎮鉏耰
荆棘板築城壘親載禾稊遍植桑麻以備祇奉
供承南北十五年内外無間言以寶大元年四
月得疾終于鎮殿下遣中使三賜湯藥賻贈甚
厚進明州郡侯太傳世墓在烏程縣不克歸塋
以其年歲次甲申厝于開元府海鹽縣德政鄉
澉墅村之原有子八人元晟節度使正散將元

杲節度正散將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
兼監察御史元昇節度下將皆有父風鶚與府
君幸同王事不敢飾詞銘曰挺生英特邈爾奇
形素蘊豹畧能精武經戈鋌再舉氛熒廓清從
茲勇冠大振厥聲盛績旣彰威名遂振靜守謙
敬動知逆順惟此賢王賞其忠信不有殊功那
遷劇鎮開吳志佐越功全一人注意百辟大惟賢
方期剖竹宜分重權孰謂梁木俄隨逝川生作

功臣沒留遺策眷彼令嗣恭承帝澤丹旒斯引
玄宮已闢萬載千秋芳塵永隔觀鶚之文旣佳
而又能知大義所言恭承南北者南指吳越北
指宋也謹用識之使忠義之士白于後世

